



山中寻访

□ 牛旭斌

西秦岭南麓的襟角上，藏着小镇和村庄。土石垒砌的峻岭上，一座山比一座山高，一座山比一座山远。

相差十几里的山，中间隔着几座村庄和十几道梁。从远处望过去，山体被山体遮挡，只可见露出来的一座座山头。看不见的山，不是被埋没了，而是隐于高山的身后。

你若要去，那就走上十多里路后再看，其实，藏在山背后的山也不小，里面居住的人家也不少。再往远处看，又是更高更远的山，一堆一堆，层层叠叠。它们高一座，矮一座，大一座，小一座，胖一座，瘦一座，有些山像手拖手、像背靠背，有些山像独瓣蒜、像蒸馒头，随意地斜挺顺卧，没有形态。山峰与山峰之间，就是深长而曲折的沟壑、筛子大的盆地、土梁与高坡。隐隐约约有一截看得见的路，一定是极其陡的。我望了又望，朝着朝夕面对十多年的大关山和小麦积，找已然被林遮雾罩的山路，怎么也看不见。不知这飘着炊烟的人家，他们是怎么出山的？是沿小路步行，骑牛走山道，还是赶牲口拉车，开拖拉机，乘摩托，还是坐汽车？

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出山，人都被掖于山的包围之中。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游山的人，总是喜欢走在刀背一样的梁顶眺望，是因为心被困乏了，眼睛被一开门就看见的山挡得太久了。难怪在少年时，我们只要遇到一点不高兴的事，就抬起脚步，跑上山顶，原来坐在那里，心自然会敞亮很多。

站在土路旁的窑门前，我想起几十年前跟母亲上山拾柴，储备越冬的柴火。有时候天飘着干雪，我沿着羊肠山道把柴背回家后，给追着我摇尾巴的小狗喂口干馍，便又折返回村，把母亲肩上的卸过一部分背回家里。雪越下越大，母亲连忙去灶房，祖母已经包了一案板的洋芋扁食，我心里美滋滋地一边等饭熟，一边看书写作业。

朋友们都羡慕我有个夏家塄，羡慕我与故乡关系的密切。从山到沟，夏家塄的每一寸土地，它们要么姓梁姓坡，要么姓沟姓塄，如大豁垭梁、东梁、小庙梁，张坡、坪坡、红豆坡，宕沟、羊地沟，夏家塄、后塄。我迎风喊着它们的名字，“崖娃娃”重复着帮我再喊一遍。

被点到名字的山很幸福，有意往前迈一步，看起来与我更近，可能是亲戚。没名字的山和远

处的山，任它们白天长草晚上等雨。它们该刮风刮风，该晒太阳晒太阳，从不在乎我喊不喊它，记不记得它。

好在，挨得近的山，没名字的山，借另一座山名，依靠方位，就给自己起个名字，如羊山脖子、堡子腰、大山东坡、西山脚下、后山脊、红嘴山、大鼻梁、乱崖底等。这样一来，有姓无名的山，有名有姓的山，它们都相生相依，世不迁挪。一座山的四周和坡野，各有各的地理条件，陡的地方长树林，平的地方盖房子，缓坡的地方是梯田，阴弯的地方当草场，顺沟顺梁顺埂，修成不占田地的路。如果山脚住人家的话，沟里一定有溪流有泉水，倘若梁上是连片庄稼的话，坡上就有肥美的牧草。

寸步不挪的山坚定不移，互相依靠，它们听飞回来的鸟儿，叽叽喳喳地说远方有多远。但它们只看见山前山后、山肩山腰山脚，人和物换茬般生长。它们真正看重的，是满山黄土养育的子嗣。如牛家王家、张家孙家、李家赵家，谁家娶亲生子，谁家添丁进口，谁家院里又搭起喜帐办满月酒席。谁家的牛羊猪又下了几窝犊子，谁家地里种着小麦、菜籽、番麦、黄豆、荞麦，谁家地里长着洋小豆、紫苏、胡麻。种庄稼的人，往往去花很长的时间，捡拾遗落的谷穗。种麦子的人，走三步撒两把麦籽，一把是留给鸟儿的。摘果实的人要在树上留几个，让他们看守地、看守树，好让收获过的土地不孤独，祈盼来年的丰收。

小时候，与山为伍，和山相伴，长大后，与山为邻，和山作友。先后对视过西北各条高原野岭中的山，与各种各样的山交过心后，越来越感觉到，我就是大青山里的一个犊子、一棵庄稼、一粒绵绵的细土。

祁山堡感记

□ 雨 眠

拜谒

近二百里路风尘仆仆
入得祠门之前
我知道我需得洗心，革面
始才能叩拜疲惫之丞相
活动筹备组安排有雨伞和雨衣
但我固执于自己的冒雨而行
街亭失了，粮草又将尽
我能想到的丞相肯定更为分明
簌簌秋雨中循小道拾级而上
西汉水之旁，斜晖中潇潇不尽雨雾
东西厮杀场现已屏声敛息
凝聚于一枚落叶的颓然和忐忑不安
一步一顿，一顿一步
静心构思着见了丞相的开口第一句话

皂角树

武侯祠墙外，这无刺之皂角树
越五百年悠悠历史的叙事
虚构一地人民对于丞相之惜疼
征战太累，太苦，不宜家室
一部《三国》，放眼去观，也只有嫂嫂
于帘内掩藏，于江头赴水
《三国》之外，却不妨手植关怀
遮风，挡雨，于夜半轻声叹息
现实的刺梗尽
一个日渐消瘦之男人身后
应有一个女人，姓黄，名月英
于墙外静立，如月光落下浣衣烧茶
明亮出一盏灯的呵护

辞别

雨还下着，天渐渐黑了
路边路灯斜射之光
如剑指，如深远之叮嘱
如此，也就别过。丞相
您收了姜维，我自姜维故乡而来
您所承担的，姜维所要承担的
分我一份
我且去定军山，我且去五丈原
奋力阻击，或者战死，引历史再行叙事
但留你安坐于木凳，品茶，抚琴
享千年后之安宁
如风起风落，如云卷云舒

雨中

堡子四面的草木，雨中静默而立
秋天将尽，冷风习习
我不禁感同身受于它们衣衫的单薄
不断有树叶掉落，落着
诸葛殿偏侧的几丛竹子的青葱
提醒我：
人群中一张张看似青春的脸庞
翻山越岭，渡蜀道之难
频繁往来，成一次一次的祁山之出
厮杀中的烟熏火燎，它们亦沧桑了
帅字旗在堡子上空
兀自飘摇，秋云漠漠
蜀山青青蜀江碧，会不会有兵士
突然心生
山岭更山岭的重重茫茫的乡愁

观望

禁不住就入到书里去了
背景以那道劲的老生京腔——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旌旗招展空翻影
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如此，返身于千年前的时光
手挥羽扇，抹挑琴弦
清风细雨中我亦作诸葛惊鸿一瞥
颯眼之时，但见
西汉水绕堡滚滚西去
点将台，藏兵湾，圈马沟，上马石
烟色迷茫之处，一骑绝尘
木门道射杀魏将张郃
俨然我此时所看，不过是替丞相
再看一会，我此时心头的一悸
也不过是树叶落下
引丞相发山河旧老之叹

正殿

这已是后期了，丞相身旁所立
刘关张故去，黄忠赵云病老
唯姜维、杨仪及诸葛瞻诸人
长安尚远，祁山堡群山重重环绕
一枚枚不断抛撒的落叶
紧似大殿之内清瘦塑像轻掩的咳嗽
雨不知不觉小了，堡上衰弱之草木
仿佛亦统一噤声，没有谁
敢斗胆提示此处距五丈原不过23公里
怎样的禳解，都无法阻止
命运之黑暗裹
一颗忠心将油干灯枯

红桦树

太阳西斜，一谷之内
我喜欢不断调整手机的角度
抓拍阳光下的红桦
一片，一棵；远景，近景；顺光，逆光
不同光线下的红桦树
仿佛是百千种的红桦树
值得几车人流连忘返，值得
四处呼应的鸟鸣
逗引人心底反复地诵唱

是火焰，是旗
是忠诚的卫士吞吐的心血
两千米之上，每一座山
都兀自静谧成一个王国
秋天深了，大雁即将南飞
下午四点的风
翻动着红桦树飞扬的树皮
就像是南方有遥远的人，望久成石
海浪咸咸地拍打中
但等着高原的一腔相思

炕眼门

一路风尘仆仆的各种树林及草木
仿佛都是为了一个名字呼唤
去舍生忘死，去视死如归

仿佛有一个老人，瑟缩于我们的内心
需要无尽的山川
发十万万孝心，成燃烧之柴
成火焰本身
于冷寒的秋风之中，温老暖贫

到时却是兀自肃穆的一座死火山
草木青青，天空湛蓝
一个山洞吐出一沟滩黑滚石
仿佛爱情已老
曾经滚烫的誓言为时间所冷却
徒留西斜的日光
回光返照于黄昏的沉默

夜雨中的碧口

□ 肖大明

夜，悄然深沉，整个碧口小镇仿佛被一层轻盈而神秘的纱幔温柔地覆盖，沉浸在一片祥和的静谧之中。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思绪如同夜空中飘荡的云朵，漫无目的地游走。

忽然，一阵细密的沙沙声打破了夜的宁静，下雨了。那声音起初如同天籁之音，轻柔而细腻，渐渐地，变得愈发清晰，宛如大自然的低语。于是，我索性起身，泡上一杯香茗，缓缓步入亭子之中，安然坐下，静心聆听这雨夜的交响曲。

哈利，我的小狗，在我身边欢快地跳跃着，

它似乎也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夜雨所吸引，不时地凑近亭子边缘，伸出好奇的小脑袋，去感受那清凉的雨滴。它那憨态可掬的模样，让我忍俊不禁，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

雨滴轻敲亭顶，发出悦耳动听声响，宛如一曲悠扬的乐章，在夜空中回荡。每一滴雨都仿佛是一个灵动的音符，它们在空中跳跃、交织，共同编织出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卷。那旋律时而悠扬舒缓，如同溪水潺潺；时而急促激昂，仿仿佛山洪暴发，诉说着大自然的传奇故事。

我静静地凝视着亭子外的世界，古镇在雨幕

的笼罩下变得朦胧而神秘。远处，大唐电厂的霓虹灯光在雨雾中晕开，散发出柔和而温暖的光芒，为这雨夜增添了几分温馨与浪漫。雨丝如细密的珠帘，轻轻垂落，将我与外界隔绝，让我在这一方小小的空间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

茶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与雨水的清新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我轻抿一口香茗，品味着这深夜里的宁静与美好。思绪随着雨声飘远，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回到了那些曾经的岁月，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

听着雨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我忘却了世间的烦恼与疲惫，只沉浸在这雨的世界里。雨水洗净了尘埃，也洗净了我的心灵。在这寂静的雨夜中，我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份宁静与平和。

夜亭听雨，听的是雨的旋律，更是自己内心的声音。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许，就是为了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在雨中，我凝望着这座山水相连的古镇，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眷恋。碧口，碧口，夜雨中的碧口，仙境般的碧口，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与向往。

我的木瓜情缘

□ 王玉山

儿时的记忆中，我们一家住在人民街后渠巷外祖父给我母亲马元凤的一个院子里，有六间平房和一块菜地。外祖父家就在隔壁，院里的水井是后渠巷唯一的井，供邻居们吃水，外祖父家被称为“马家井院”。院子里还有一个果园，有桃树、苹果树、梨树、柿子树、无花果树，尤其那棵大木瓜树，果实成熟，我曾经摘了一颗来吃，酸得腮帮紧收打激灵，正是这种让人震颤的酸味，在我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1962年和1966年，武都地委搞扩建，我们家和外祖父家都搬迁别处居住。从此，那棵木瓜树消失在我的视野，也不知道它的命运如何。后来我们又住进后渠巷田家大院。院里恰好也有一棵高大的木瓜树。春季发芽开花，夏季枝叶茂盛，秋季挂果，临近冬季叶子散落一地。这棵木瓜树，是对我儿时木瓜情缘的一种延续。渐渐长大的我，对市场上卖的木瓜也怀有别样的情愫，一年要买许多送亲朋好友，自己家每年都要买一些做蜜钱。

每到秋高气爽的十月，武都两水镇马入崖村的木瓜就该上市了。一走进城区的街道口、菜市场，就会看到许多背篋、篮子、盆子里摆放着胭脂色的木瓜供人们选购，空气里飘着木瓜特有的清香气味。人们购买木瓜主要用来做蜜钱。先将木瓜削皮，再削成薄片，盛放在淘筛或竹箕里，

晾在室外待霜杀。制作蜜钱时，先小火熬制蜂蜜，再将木瓜片、浸泡去皮的核桃仁、桔皮丝拌匀放入蜜中熬制，放凉之后，装入瓶罐之中。木瓜蜜钱是冲泡的佳品，有止咳、润肺等功效。

我早就像去马入崖村木瓜产地，了解、观赏木瓜的生长、采收情况。2010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我和同学杜涛相约，从武都城区骑一辆摩托车兴致勃勃地行至石坡村，穿过白龙江大桥，约5公里，就到了渭子沟村。村民告诉我们，顺沟上山再走5公里，就到马入崖村。鉴于山路又窄又陡，我们只好把摩托车寄放在一家农户院子里，徒步沿山路而上。

马入崖村有180户，900多人。因村子东南面山崖上有“金马入崖”的传说而得名，当地群众把“马入崖”转音称为“马儿崖”，马入崖称谓仅限于官方村名记录和文献记载。“金马入崖”处但见山崖高悬、石壁陡峭。该村坐落在一处平缓的山头上，村前视野开阔，自然景观尽收眼底。

进入村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木瓜园。木瓜已被村民们采摘完毕，偶尔能看见零星星星的青色木瓜挂在树枝上。我们先找到曾经常卖木瓜的村民苟元朝，他们夫妻俩正在长五间的土棚房顶上晾晒木瓜。我们的到来，让他倍感惊喜，又是倒茶，又要做饭，我们一再谢绝后，拿

出自带的干粮边吃边谈。苟元朝说：“木瓜刚采摘下来的时候，颜色是青的，平放在房顶上接受光照，要适时给木瓜喷水，保持水分。晒上几天后，朝阳面呈胭脂色，再把阴面翻过来晒。等两面都着色后，装入塑料袋封闭，再放10多天。这道工序叫‘捂香味’。待色香味俱全后，才会分期分批去城里出售，一直要卖到年底。全村30多户都有自家的木瓜园，规模较大的有五六十户。年景好时，木瓜收入能达2至3万元，是村里的支柱产业。”

随后，苟元朝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木瓜园。已是金秋时节，木瓜园生机勃勃。在木瓜地边上，他手指“金马入崖”的石崖，给我们讲述流传的美妙动听的故事……直到下午时分，我们才游兴未尽地离开马入崖村。

在马入崖村，我还打听了老相识苟双才的情况。苟双才是1979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带动村民发展木瓜种植产业的发起人。他做务的木瓜果大、色亮，我每年都要从他那里买许多木瓜，送给亲朋好友。1992年眼光独到的苟双才凭借卖木瓜多年的积累在旧城山买了一座独院房，进城居住。他的子女都陆续进城发展，一家人其乐融融。前几年，在城里遇见苟双才，他提着一把便携式凳子，我远远地就喊：“卖木瓜了！卖木瓜了！”他笑呵呵地说：“年龄大了，早不卖了，现在木瓜树已分给儿子们做务了。”

马入崖村民说，他们村的木瓜不但寄往北京、上海、广州、兰州等大城市，还有人寄往美国或其他国家，还真成了宝贝蛋儿了！

在闲暇之余，我常想起马入崖的木瓜、石家庄的樱桃、寺背的梨儿、黄家坝的无花果、葛条坪的老葱和侯家山、岸家山的圆根菜，愿这些刻满时光味道的小特产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给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

竹实

第1993期